

春秋战国故事

新编

凌受勋

下卷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春秋战国故事新编

(下 册)

凌 受 勋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柏 松

封面设计 王正端

封面绘图 杨 媛

春秋战国故事新编(上、下卷)
凌受勋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 北碚)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8.375 字数:460千

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~3000

ISBN 7-5621-2103-6/I·118

定价(上、下卷):24.00元



逐 猷 公

一天，卫猷公约上卿孙林父、亚卿宁植共进午餐。

本来是头天就约好了的，两人都穿着朝服，恭恭敬敬地在宫门口等候，从早朝散了等到午后，两人一直站在宫门口，不见内侍来请，宫中也没有其他人出来。

两人肚中饥饿，越等越烦躁，就走到宫门口去问守宫门的人。守门的内侍告诉他们，猷公此时在后花园里练习射箭，如要找，自己去就是了。二人强压住怒火，忍住饿，自己到后花园里去，看到卫猷公戴着皮帽子和他的射箭师傅公孙丁在一起练习射箭。

卫猷公见两人匆匆赶来，诧异地问：“你们两位到这里来，有什么事呢？”

孙林父、宁植上前道：“主公约我们来吃午饭，我们早朝散后就在宫门口等候，现在已到下午了，又困又饿，又不敢违犯君命，所以来问一问。”

卫猷公也不摘下皮帽子，只把弓挂在臂上：“我把这事情忘记了，以后我再请你们吧！”

话刚说完，有一排大雁从空中飞过，卫献公玩兴勃勃，和公孙丁打赌：“如我射不下一只大雁，我请你吃饭。”自顾自弯弓搭箭射去，不再理孙、宁二人。二人受了这番冷落，也不敢发作，只好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走了。

两人又羞又恼地在一起商量，孙林父说：“主公这样耽于游乐，轻视大臣，我们将来免不了祸事啊！”

宁植想了想说：“主公亲近的都是些小人，沉醉于享乐，确实令人失望，倒不如拥戴公子剽为君。”

卫献公名衎，自周简王十年（公元前576年）即位。公子剽是卫献公的同母弟黑肩的儿子，黑肩死后，他继承了大夫的爵位，在朝中很有势力，平日孙林父、宁植与公子剽关系很好。

孙林父和宁植约定见机行事。

孙林父回到家中，吃过饭连夜就赶回封地。他的封地是黄河边上的戚邑。马上叫家臣尹公佗等整顿兵甲，准备起事。又叫大儿子孙蒯去见卫献公，探探口风。

孙蒯找到卫献公说：“我父亲偶然受了风寒，暂时回到河上调理调理，请主公宽宥他事先没有说就走了。”

卫献公是个开惯了玩笑的人，这时他也忘不了开两句玩笑：“该不是饿坏了吧？我不敢让他儿子再挨饿了！”说完就叫内侍摆酒肉上来招待孙蒯，又叫乐工唱诗助酒。

卫献公叫唱《巧言》，乐师迟迟疑疑地说：“《巧言》歌词不适合欢宴。”

操琴的师曹喝道：“叫你奏，你就奏，还有什么说的？”其实师曹也知道，《巧言》用在今天演奏是很不恰当的，他是想故意造点乱子。原来卫献公叫师曹教他的宠妃演奏，那妃子不好好学，挨了师曹几板子，后来那宠妃在献公面前哭诉，献公反叫人打了师曹一百板子。

师曹操琴，乐师便唱起来：

“你看那上人啊，

住在黄河边，

你有什么智，

你有什么勇？

为什么还不安分？”

卫献公这时是很清醒的，并不糊涂，他早就知道孙林父和宁殖向公孙剡靠拢，孙林父早就把贵重物资转移到戚邑去了。他叫唱这首歌就是要警告一下孙林父。

孙剡听到这歌声，如坐针毡，坐了一回儿就站起来告辞，卫献公弦外有音地说：“刚才乐师唱的这首歌，你回去后要对你父亲说一下。你父亲虽然住在河上，但一举一动我都是知道的，你给他说要好生养病！”

孙剡回去后，把详情向孙林父说了，孙林父说：“主公这样嫉恨我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”要起事，又自思力量太单薄，就潜回卫国去，找大夫蘧瑗，要说动蘧瑗起事，蘧瑗不肯介入，孙林父又回戚邑去了。蘧瑗为避祸当天就逃到鲁国去了。

孙林父怕事情拖久了起变化，就聚集起人马，要攻打卫献公。卫献公这时才着了慌，派人去和孙林父讲和，孙林父理也不理，把卫献公派去的人杀了。

卫献公又派人到宁植家去探望，看到宁植的家将正在收兵器，也是要想起事的样子。

献公急忙召北宫括来商议事情，北宫括推说有病不来。

卫献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
还是卫献公的射箭师傅公孙丁有主见，他说：“事情已经危急到这个地步，只有出奔，或许还有复国的机会。”

公孙丁就集合了宫中侍卫两百余人，从东门冲出去，公孙丁带

了弓箭断后。刚冲出宫门，就被孙蒯、孙嘉两兄弟拦住，一阵拼杀，孙氏兄弟紧随其后追赶，追到河泽时，两百多侍卫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只剩下十来人。亏得公孙丁的一张弓，箭无虚发，被射中的人立刻死去，才保得卫献公且战且走。

孙蒯、孙嘉不敢再追，要引兵回去，这时又有庾公差、尹公佗两将追来，说：“奉上卿命令，一定要捉住卫侯！”

孙蒯说：“你们要当心啊，有个善射的保护卫侯逃跑了。”

庾公差说：“那人可能是我的师傅公孙丁。”尹公佗是庾公差的弟子，庾公差又是公孙丁的弟子。

两人追了好半天，才追上卫献公坐的车子。公孙丁看清了来人，对卫献公说：“你不要慌，来人是我的徒弟。”

庾公差走近一看：“果然是我的师傅。”就翻身下马拜见师傅，公孙丁叫他快离开。

庾公差说：“今天的事情真令人犯难了，我要射，就是背叛师傅；我如不射，便是背叛主人。罢，罢，罢！”他抽出箭来，把箭头敲掉，高喊道：“师傅受惊了！”说完连发四箭，射中卫献公乘的车子前后左右。射完，说声：“师傅保重！”翻身上马离去。

尹公佗和庾公差走到关中，尹公佗心中很后悔，他对庾公差说：“你和他有师徒的情分，自然不好意思射，我和他又隔了一层，情分就轻了，如果我们无功而回，怎么到主人那里复命呢？”庾公差劝尹公佗说：“我师傅的箭术不比养由基差，你怎么是他的对手呢？你不要去吧，去会白送命的！”

尹公佗不听劝说，回马去追卫献公的车，追了二十来里才追上。

公孙丁知道他的来意，就说：“你向庾公差学射箭，但你想没有想过庾公差的箭术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为人不能忘本，你还是快回去吧！”尹公佗不听，一箭射去，公孙丁顺手接住，又射回来，正中尹公

佗脑门，尹公佗倒地而死。

卫献公赞叹不已：“今天如果没有先生神箭，我就没命了。”

取手在与孙蒯、孙嘉兄弟交战时受了伤，公孙丁就亲自驾车奔驰起来。

到了齐国，齐灵公安顿卫献公住在莱城。

孙林父把卫献公逐走后，就和宁植商量立公子剽为君，这就是卫殇公。



秉笔直书

齐庄公是个行为荒唐的人，他和右上卿崔杼的妻子棠姜有不正当的关系。后来被崔杼知道了，崔杼和他结下了深仇大恨。崔杼很想杀掉庄公，只是苦无机会。

齐庄公有个近侍叫贾竖，曾经因为一点小事，被齐庄公打了一百鞭子，崔杼知道他心怀怨恨，就向他送重礼，和他拉关系，叫他随时报告齐庄公的动向。

周灵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 549 年)夏五月，莒国国君黎比公亲自到齐国来朝拜齐庄公。庄公在临淄北城设宴招待黎比公。

崔杼也住在北城，崔杼就假称有病不去赴宴，又派人到贾竖那里探听情况。贾竖带信回来：“齐庄公在宴会结束后要来探望崔相国。”

崔杼说：“哪里是为探病！不过是借探病为名干无耻的事情罢了。”

崔杼把棠姜叫来：“我今天就要除掉无道昏君，如果你不按我的吩咐办，我就把你杀了！你照我说的办了，我就立你的儿子为长

子，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

崔杼在内室左右埋伏兵士一百多人，叫崔成、崔强埋伏在大门内，叫东郭偃埋伏在大门外，又叫贾竖按约定的办法行事。

齐庄公一心放在棠姜身上，他出席莒国招待黎比公的宴会不过是应付而已。等宴会一结束，他就往崔杼家赶。

齐庄公带了州绰、贾举、公孙敖、楼堙来到崔杼家，得知崔杼住在外堂屋，就叫四人在外面等着，自己径直往内室去找棠姜。

棠姜出来迎接，还没有来得及和他说话，有婢女来说：“相国要吃蜂蜜汤。”棠姜借口送蜜汤，从侧门出去了。

齐庄公在那里等了好久，仍不见有人来，竟唱起小调来：

“这屋子真幽暗，

美人美人住里边。

这屋子真深邃，

要和美人来相会。

不见美人啊，

心中忧戚戚。”

小调还没有唱完，就听到走廊上有刀斧的声音，齐庄公心中疑惑，喊贾竖，贾竖不在，这时埋伏的甲士都拥出来。

齐庄公见势不好，从后门出去跑上楼，兵士们将楼围住，棠无咎说：“奉相国的命令来捉拿坏家伙。”

齐庄公说：“我是你的国君，你还是放了我吧！”

棠无咎说：“我们奉命在这里捉拿坏人，不知道有什么国君。”

齐庄公说：“那么就让我在太庙中自尽吧！”

棠无咎说：“不行！”

齐庄公就翻窗从墙上逃跑，被箭射中大腿，落地后被剑戟砍死，他带去的四个人也被杀死了。

这时，齐国众位大夫听说崔杼作乱，不少人都紧闭家门不敢出

来。

铎父和襄尹一起准备去哭庄公，在路上听说贾举等人被杀死了，就一起自杀了。

王何约卢蒲癸一起去死，卢蒲癸说：“死没有好处，不如逃走。”王何便出奔莒国，卢蒲癸出奔到晋国，他们约定如果将来能复国，就互相推荐。

晏婴听说崔杼杀死了齐庄公，就来到崔家，扑倒在庄公的尸体上痛哭，站起来，再扑下去，这样做了三次，忠臣的姿态做够了后，他才站起来走了。

棠无咎说：“赶快把晏婴杀了，不然是止不住流言的。”

崔杼说：“这个人有贤名，杀了他就会失人心。”

晏婴跑去找大夫陈须无，要和他谈论一下立新君的事情，陈须无说：“齐国的富豪大族有高止、国夏，国家大权都集中在庆封、崔杼手里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”晏婴只好走了。

陈须无说：“乱贼当权，不能够和他共事。”就跑到宋国去了。

晏婴又去找高止、国夏，两个都说：“庆封还在，崔杼又要掌权，国家大事不是我们能作主的。”晏婴看齐国已是乱糟糟的了，知道这局面已很难收拾，就叹息着走了。

过了不久，庆封就叫他的儿子庆舍到处搜捕庄公的余党，抓住就杀，直杀得人心惶惶。又派车子把崔杼迎到朝中，共同商议立新君的事情。

崔杼说：“齐灵公的儿子杵臼已长大，他的母亲是鲁国大夫叔孙侨如的女儿，立他可以和鲁国交好。”这时崔杼的话真可以说是一言九鼎了，众人还敢不同意吗？于是便立杵臼为君，这就是齐景公。这时候齐景公也不过十岁多点，崔杼就自立为右相，叫庆封当左相。

这个时候崔杼、庆封可以说是执掌权柄，杀伐由他们了，众人

只有点头的份儿。他们就把群臣召集起来，在太庙里摆上三牲祭品，要和大臣盟誓。

崔杼领头：“诸位有不与崔杼、庆封同心的，天打雷劈！”

庆封和高止、国夏等各位大臣依次鹦鹉学舌般说这话。轮到晏婴了，他却指着天说：“诸位能忠于国君，忠于社稷，而我晏婴不和他同心的，天打五雷轰！”崔杼和庆封一听这话气得脸色都变了，刚要发作，高止和国夏一起走上来劝道：“今天，你们两个相国干的事正是有利于国家，有利于社稷啊！”崔杼和庆封才没有说什么了。

崔杼叫棠无咎收州绰、贾举等人的尸体，和庄公的尸体一起葬在北郊外。

庄公被杀死时，州绰等人都拼死反抗，勇不可挡，到现在崔杼的心都还是虚的，因此，他特别关照棠无咎埋这几人的时候，不要让他们带兵器，说：“不要让他们在地下逞强。”

崔杼还有块心病，就是他杀死齐庄公的事，太史要作记载。崔杼特别把太史找来，当面对他交代把齐庄公的死因说成是患疟疾病。

太史伯不答应，在竹简上写下“夏五月乙亥，崔杼弑杀国君”。崔杼一见大怒，就把太史伯杀了。

太史伯有弟弟三个，分别叫仲、叔、季。二弟仲又照着伯那样写，崔杼把他杀了。三弟也照着这样写，崔杼也把他杀了。

四弟季又照着这样写了，崔杼拿着简对季说：“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，你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？还是把它改写了，如改了，我就免你一死。”季说：“秉笔直书，这是史官的职责，既然当了史官就要恪守职责。失了职，就是活下来又有何益处呢？还不如死！从前赵穿杀晋灵公，因赵盾官居正卿，不去处置赵穿，被太史董狐认定为赵穿的同盟，在史书上写下‘赵盾弑君’。赵盾没有怪罪董狐，只是他知道董狐不过是在坚守职责罢了。即使董狐不记载，天下总有

人会记载的。不记下来也不能遮掩相国作的事，白白给人家增添笑料罢了，所以我不怕死。不过，还是请相国自己再斟酌一下该怎么办吧！”

崔杼不要太史记载是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，他叹息道：“我也不过是担心国家的前途，才不得已走到这一步的，齐庄公荒淫无道也是明摆着的嘛。就是照实记下来天下人也会原谅我的。”

他把史简掷还给太史季，太史季就把史简捧回太史馆，在路上遇到南史氏捧着简来。

南史氏对太史季说：“我听说你们兄弟都死了，害怕没有人记下夏五月乙亥的事情，我就拿着简来了。纵然我也被杀了，未必就没有人来续写吗？”

太史季就把自己已写好的竹简拿给南史氏看，南史氏这才放心地告辞回家去了。

崔杼在太史那里受了窝囊气，就把杀齐庄公的事情推到贾竖身上，把贾竖斩了。



灭 崔 杼

齐国右相崔杼，杀了庄公，拥立景公，威震朝野，在国中是说不二一的。左相庆封，喜欢游乐和田猎，常常不在城里。崔杼也就乐得独揽大权，庆封表面上不说什么，但心中却很不满意。

崔杼原来答应妻子棠姜立三儿子崔明为继承人，但又可怜长子崔成手臂有残疾，他暂还不好开口。

崔成是个聪明的人，他知道崔杼想干什么，就自己提出让崔明作继承人，自己到崔邑去，这本来是以退为进的办法，既使自己避开了矛盾，又得了实惠。

崔成的这一手被东郭偃和棠无咎看破了，他们就来找崔杼，极力劝崔杼不要答应，因为崔邑是崔氏宗祀所在地，应该把这个重镇交给继承人才恰当。

崔杼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拒绝崔成的要求，就直截了当告诉崔成，是东郭偃和棠无咎有看法。

崔成听这话，表面上也不说什么，但背后又对弟弟崔强哭诉：“我把长子的位置都让出来了，却连个小小的崔邑也舍不得给

我，现在父亲还在，都是东郭偃和棠无咎说了算，父亲去世后，我们就会连奴仆都不如啊！”

商量来商量去，两人就去找庆封，要庆封出面向崔杼求情把崔邑给崔成。

庆封看到机会来了，很高兴，到了他好好利用一下矛盾的时候了，庆封对他们说：“即使我帮你们说话，也不会起什么作用。以后你们迟早会被东郭偃和棠无咎害死。我倒有个主意，就是先把东郭偃和棠无咎除掉就好办了。”

崔成和崔强说：“我们也有这个想法，但力量太单薄，不能办成这件事。”

庆封看二人已经动心，就稳了一下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那就让我再想一下吧。”

庆封召卢蒲弊来商量，卢蒲弊对他说：“崔氏家族乱起来，庆氏就有利可图了。”

过了几天，崔成、崔强又来了，庆封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如果要起事，兵器到我这里来拿就是了。”

崔成和崔强十分高兴，晚上叫家丁到庆封那里拿了兵器、铠甲，埋伏在崔杼住宅的附近。崔成和崔强早就掌握了东郭偃和棠无咎的规律，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到相府去拜见崔杼的。他们还没有走到崔杼家大门口，便被埋伏的兵士冲出来乱戟戳死了。

崔杼在府中听到外面喧哗，冲出来一看，东郭偃和棠无咎已倒在血泊之中，暴徒早已四散逃跑。

崔杼高喊车夫备马驾车，车夫都跑了，他追到马房去，只有马夫在那里还没有跑，他就叫马夫备马，驾车来到庆封家，向庆封哭诉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

庆封装作十分吃惊的样子说：“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崔、庆

虽是两家，但实际上是一体，你儿子这样无礼，你如果要治他们的罪，我愿效力。”

崔杼这时也急昏了头，他以为庆封是真心帮助他的，就说：“如果能够除掉这两个逆子，安定崔氏宗族，我叫崔明拜你为义父。”

庆封就召集家将，由卢蒲弊带领杀到崔家去，随即拉崔杼到中堂喝酒，静待捷报。

卢蒲弊带兵杀到崔府，崔成和崔强见来了这么多手持刀剑的人，就不开门。卢蒲弊上前叫门，看他们不开门，就说：“庆相国有妙计要告诉你们。”

等崔成刚把门打开，卢蒲弊带的兵便一拥而进，卢蒲弊大喝一声：“还不快动手！”崔成、崔强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砍翻在地上。

卢蒲弊纵容兵士将崔家财物掳掠得一干二净，又把他家的门窗打烂。棠姜惊骇不已，躲进内室上吊自杀了。崔明当天未回来，得以幸免。

卢蒲弊把崔成、崔强的头割下来吊在车子上，回庆封府去复命。崔杼一见两个儿子的头，不禁老泪纵横，又赶快问道：“没有惊动我夫人吧？”

卢蒲弊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夫人还在安卧。”

崔杼回到家一看，门窗全被打烂，一片狼藉。再走进内室一看，棠姜已死，到处找崔明又找不到。到这时，他才恍然大悟，悔恨自己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竟中了庆封的毒计。眼看家破人亡，就吊死了。

崔明已知道家中发生的变故，白天又不敢回家，到了晚上回到家中，看到只有马夫尚在，就和马夫一起把父母的尸体装在棺材里，用车子运到城外，掘开崔氏祖坟，放在里面。把这件事情办完，崔明就逃奔到鲁国去了。

庆封对齐景公说：“崔杼杀死先君齐庄公，不能不声讨他，如今他死了，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”齐景公平日就被崔杼、庆封欺压惯了，现在他看着庆封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只有唯唯诺诺地点头。庆封便独揽了齐国的大权。